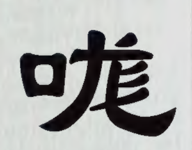

哤


言

哤言卷之三

新安范涞原易著

壬辰

程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不得子厚如此筆力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又云子厚謹嚴便有迫切氣象孟子却覺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便有圭角如顏子便渾厚不同夫謹嚴與覺舒皆學者所有事又無迫切圭角之病方可言養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故

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知命立命至命工夫有淺深知者未必能立立者未必能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之矣此亦自學者言之

橫渠說心統性情極好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恐不能無病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甚矣立言之難也

伊川先生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爲顏子解之者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即有着矣又有解

者曰此乃佛老緒餘非程子本意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耳此近世荊川先生之語今觀之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魯論曰仁者不憂不憂則樂此仁體也外來順逆感觸萬端隨感而應其樂自在故曰不改此內外賓主之辨若曰與道爲一猶是二之也

呂與叔大臨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

楊子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

似而去道愈遠如顏曾思孟皆得道統之傳者其言語自是各別何嘗相模倣蓋得聖人之心不在學聖人之言也

楊龜山時謂人欲非性也此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如此至於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此是何等說話又有列子說一篇朱晦庵云讀了令人惶恐不知何故又如此背馳耶

游定夫酢謂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此則佛老之言而分道

與其性爲二物矣且猶以尚作人息饑食渴飲者為性是亦佛了作用是性之失反滯於精神魂魄之間矣總由亦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不知手容恭足容重視明聽聰乃是道也若以食飲持行便是道是認欲爲理不其悖道乎

以飲食作息爲道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說一般不知徐行後長疾行先長同是一行而疾徐之間便有悌不悌之別即如運水有運得是運得不是搬柴有搬得是搬得不是安可槩言神通

妙用邪近世學性之失多類此

呂藍田大臨欲于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執之又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此亦陷於浮屠之敎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剌而不勝其可疑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信哉

大舜之喜文王之怒孔子之慟顏子之樂其未發之中固自若也故於四者但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

李延平侗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

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此亦有些子病蓋體驗

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

呂晦叔 公著 言上蔡自見二程先生爲克己之學有

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

最高尚如此益見克己之難也

孝弟中便可以盡性至命灑掃應對進退與盡性至

命亦是一事無有本末無有精麄此程子之言也

謝上蔡以着心二字解之又謂凡事不須要高遠

且從小處看不知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

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解者以為理無大小故即是小者遂可以併其大則失之遠矣

呂氏解致知格物謂知者良知也與堯舜相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晦庵辨之曰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道誠身之實務也近世良知之說亦本此又

呂氏晚年尺牘有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為則所

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不知以悟爲則亦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

蘇侍郎晚爲老子解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併釋氏而彌縫之可謂外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朱文公辨之曰此可謂無忌憚者與或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辨也文公應之曰子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

流于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數語俱痛快

胡子知言有曰心無死生朱文公辯之曰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語皆有病夫性無善惡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廻之說矣心者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又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知言胡五峰所著也胡諱宏字仁仲文定公季子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爲情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爲才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朱子辨之曰此亦性無善惡之意中節爲善不中節爲惡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耶將性

有之耶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可見道本易簡立言惟貴乎實好爲新異而反失之可鑒也

先哲有言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如孔孟之前喪子蚤喪父卒老於行而無所遇者此命之所以制聖賢也揭天地之縕立生民之極光耀祖禰流于無窮者此聖賢之所以立命也至於命自我立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命安能制我哉

蟲蟻不踐萌蘖不折仁也哀此困窮澤及枯骨亦仁也但大小不同耳解慍阜財仁也一怒安天下亦仁也但常變不同耳擴而充之何用之有

君子不患有過惟患不改過若聞過而有喜心如子路改過而能不吝如成湯則終身立於無過之地矣

癸巳

萬物惟人爲貴人惟道爲貴具人之形失人之道所謂幾希者亡矣何禽獸之異以至貴之身類禽獸

之賤可哀哉苟能猛省惕然半路回頭猶可企及
羞出於禽獸則入於聖賢去彼取此欲之即是一
幾轉移毫釐千里貴者無失其爲貴矣術豈多乎
哉故曰顏子聖之復

語志

示族孫三條　時在瀨公山

人苦志不定志定必求所以赴之用力之難易到頭之遲速雖有不同同于得其所志者而已譬之登山然有來自半日者有來自一日者有來自二三日者其于山之登均也若苦難而止中道而返必其無志于山者則然否則亦姑

志之而始行之無其志也皆不可以言定故曰士先志　志一也而所志之事不同昔人謂士有三品道德功名富貴是已惟以道德爲志則求之在我而有餘功名富貴二者有遇與不遇求之在外日亦不足矣在我者逸在外者勞舍逸而趨勞舍有餘而趨不足亦皆始於所志是故君子有辨志之學　三品之說亦自今之士分析言之古者道德有于身由是參贊化育則功名成人爵加之則處富貴無適而非道德也後世所謂功名富貴者

離道德以爲言矣離道德以爲功名富貴志士所不屑

甲午

可以感民而不可以合道私而弗公也不敢爲也可以合道而不可以感民詭而弗化也不敢爲也非通古今達事變者鮮不失矣

小才知有已大才知有人知有已者用已禍且逮其身知有人者用人福且及天下

明哲保身與見危授命不相悖歟非然也危不入亂

不居所以保其安常處順之身也以孝殉父以忠殉君所以保其成仁取義之身也保身之理一而生死之迹殊惟其時而已

智可以經天緯地而不能取信於妻孥才可以安內攘外而不能解口實於匹夫匹婦文可以雕龍刻羽而不能得於庸行庸言是豈問學中來者耶當必有病矣

凡功名爵祿各有定數若倖而得亦數也數定即不倖亦得之矣別倖而得於心不安於理不順於事

勢或有成災孰若聽其自來順其自去天與人兩無愧怍之爲愈哉是以君子寧爲此不爲彼

學者且未說生死關門得失關亦打不破且未說得失關卽毀譽關亦打不破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子輿氏已言之聖賢且然況後世乎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有味哉其言也

前輩常教人靜坐姑淺言之人身靜時少鬧時多試看每日早起觸目卽視觸耳卽聽心無所觸亦思

索終日應酬擾攘未有停刻及就寢又夢或數𣏾

年之前千百里之外無不遍歷夫以七尺之軀方寸之靈如晝夜多閙何嘗而此從過由此增何有於學耶故教人靜坐乃收心之法向學之漸也雖然制動以靜爲要主靜以敬爲要靜不如敬將有流於二氏者

人未靜坐時有無思慮皆鶻突不知初坐時如明地入暗處憒然而已及坐得有些小工夫却思慮叢起比初坐時愈亂此暗處漸明的光景便要澄定念頭隨起隨掃掃得一分妄念便存得一分真念

由此日積月累便是閑邪存誠若釋氏之靜則無
往非枯寂矣其能誠乎

飲醇者醉酒飲和者醉德德不其德者醉一家一鄉
德忘其德者醉一國及天下

秦廢詩書以愚黔首其亡也由不習詩書之氓惰恃
積聚以侈燕遊其亡也乃肇於積聚之禍先王保
世滋大固自有道矣噫以秦隋之富之強而止於
一再傳可鑒也夫

乙未

千鈞之弩其利在機百步之鏃其疾在羽君子濟世安民之略將安在乎亦宜豫矣

借朴以行詐巧於愚者也借訥以飾情巧於辯者也借儉以文陋巧於鄙者也借施以掩奪巧於欲者也借平以滋毒巧於忍者也借厲以藏怯巧於懦者也借義以售猛巧於暴者也借僻誕以炫淺近巧於筆舌者也借名理以標浮聲巧於俗學者也民亡三疾尼父猶歎之況士有九巧乎噫即九徵之法亦窮矣欲去巧以存拙其惟自審自砥乎

躁心最害事且無益當驗之日用坐作進退之間一
覺仰禁久禁自無

風一也草得之而偃水得之而文風何心哉有君子
之德自能感發善類亦能攝伏兇人不爾必其德
之未至者也

不患邪道之行而患正道之不立不患趨附邪道者
之日衆而患主張正道者之無人國有君子則正
道賴之密勿有正臣則君子賴之乃有爲釋子
奏請　聖母藏經供奉宅里建刹詭如來者獨何

歟或曰蘭谿元輔所爲吾不信也

文字要識見透徹不在口胳之新工於筆而拙於道

雖雕龍何益焉

出之中漢邈之蒼茫理與事孚慮與時協是豈無本

之學所能辦哉

十忠肅有再造社稷功自宋北狩以來羣臣莫及今

讀吾學編嘗謂景泰易儲時恐廷臣不服分爲二班

即左右袒遺意時忠肅兼太子太傅乃身趨易儲

之班其故不可測夫死等耳使移後日之死死於

易儲則此一腔血灑得其所千古無遺憾矣

得返初服坐小齋中收視頤神靜觀萬理尋天性端倪則於實用間聽孫子讀書問答孝友故事翠竹碧梧黃粱白酒耳熱後高歌理學詩一二首閑步憑欄觀魚惜花隨拂淨几卧榻或鳴琴或散帙或投壺或焚香煮茗曲肱羲皇翛然塵世不知天地之爲天地我之爲我也

久在塵中居恒不自覺入都城則覺之雖然初則覺久則化化則幷其覺而忘之矣抑塵能污人耶人仝

自汚於塵耶

丙申

君子務大道不修小怨篤公誼不爲私仇

生前之日少身後之日多富貴福澤受用幾何古之

人所以法當時傳後世能與天壤共敝者是道何

道哉

夜氣幾希互相發明幾希者聖賢之全體也夜氣者

幾希之發露也所謂一陽來復正在其時順而養

之擴而充之庶幾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乎

大人者委其心於禮樂刑政之中又置其身於家國天下之外故能明天道察民故綱之紀之虛而不離實而不有至於愛惡繫戀之世情嗚呼遠哉兵家言司馬法猶羿之敎人射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法豈可離哉然風一也赤壁順用之以破曹瞞符彥卿逆用之以破契丹鬼神一也田單托神怪以破燕太公焚蓍龜以滅紂迹皆相反而道貫刑成微乎微乎運於心妙於時疾於機借法而行其不一之法者乎

蜣蜋蓋䗐化爲金蟬始濁而終淸也鷦鷯之雛化爲鵰鳥始小而終大也龠虫之善變如是況於人乎有角者缺齒傅翼者兩足造化若有以限之常理也人於祿位名壽乃欲兼得是與天爭衡失其常矣失常者不久逆天者有殃是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進而知退存而知亡得而知喪乃君子之所以自爲限制者哉

中道其至矣乎試以造化人物之數驗之此有餘則彼不足此不足則彼有餘相乘相除無非協乎中

道而止觀之物其花長者結子多短其花短者結子多長觀之人形質清臞者神氣多實形質豐碩者神氣多虛又觀之天地其化生人物不外乎五行而五行質其於地氣行於天亦互爲大小者也如水在地間最多而大天之水星則最小金之質故少天之金星則獨大木火之質在地次小天之木火二星亦次大土質至廣而明則土星亦小而脩以類推之莫不皆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亦莫非自然而然者此亢龍所以

有悔而欹器之置諸座右也有以哉

丁酉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易道也三才之道也而動物中亦有得此者如象之膽隨四時在其四腿春前左足前右秋後左冬後右熊之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猫之睛子午卯酉如線辰戌丑未如棗此皆物質之異者乎然異於質而靈於性則其周流於一身之間者是亦委形之常一定之迹雖變猶不變也子莫執中無權何以異此

以一鳥而兼百鳥之音者百舌是也以一獸而具百獸之肉者象是也故刻舟始能較其重闔捷不自知其微在飛走中可謂崇軀而佞口者矣然象之本肉惟一鼻乃以齒焚身百舌日學衆鳥聲自已音都遺併夏乃反舌彝聲亦無之噫此可爲多藏厚亡猶人喪已者之戒

疑有大利亦有大害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學之益也疑而勿用用而勿疑政之經也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兵之要也是故君子慎其所以爲疑

者

戊戌

寒暑之侵人也五運六氣之所必有者也而至人則

否水不能濡火不能爇立命而不立於命是造化

在我矣利欲之感人也亦然惟君子則否始而寡

欲既而無欲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欲即理人

即天寡與無又不足言矣故爲寒暑所侵者不可

謂之至人爲利欲所感者不可謂之君子

以威福還朝廷以政事還六部以公論還天下以格

非心還已責以翕受敷施還已量以正已物正還已工夫輔臣之職其殆庶幾乎

天下有三害而疢病不與焉詞章害性命者也名利害身心者也舟楫車馬害財用者也然孰能外之顧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耳

天下有五利問學利身孝友利家賢才利國祖宗成法利天下謇諤苦口夷患天災利人主

元統天者也言元而亨利貞在其中矣仁統四端包萬善者也言仁而義禮智信在其中矣舍亨利貞

安足以爲元䏻義䏻禮䏻智䏻信又安足以爲仁

今之所謂仁者吾惑焉

性情二者可以未發已發言不可以內外言蓋所謂

已發者亦發於內而達於外非截然爲兩物也故

曰顯微無閒由動有情之名雖人人殊事事別實

性天之呈露情即性也人即天也事即理也故曰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若兼愛之仁爲我之義

淑世之禮鉤鉅之智固窒之信其作用皆人欲夾

襍非天理之正不可以語性情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當有辨然衆說紛紜愈辨愈晦一言以蔽之曰非其繼善成性之性也

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生必有死其理一也自畏死貪生之念起而後說偈說佛惑民叛道雖高明者不免焉卒之禍其身以禍天下嗟夫

得正而斃四字最宜玩味桎梏巖牆勿論矣啓手啓足與殺身成仁殊塗而同歸其所不同者時也

福者德之餘而福不可以爲德況吉凶悔吝爲道屢遷即福亦不常保也德在巳福在天德可必而福

不可必君子能必其所可必者而已故祈天永福
之道惟以德始亦以德終
長養人材先齊治第一義人材何地無之能養則小
可爲大不能養則有消爲無轉移化導以漸而收
效彼此皆不自覺者常見前輩每遇後學寬嚴雖
不同而其心神志向皆欲一一而進之又能以身
爲教以禮爲防因事垂訓隨才曲成惟無志者則
不能強之耳猶未嘗不惜之也蓋養人材即所以
厚風俗厚風俗即所以敦教化此維世之機也噫

爲常且爾况於在位者乎

吨言卷之三終

已亥

新安范　涞原易著

大有至道日月以行地有至寶山川以成人有至性五常以明以時行物生言天天之迹也以華嶽河海言地地之形也以出入起居禮樂刑政言人人之文也學必通乎三極然後為有本之學

勞者身之害亦身之利蓋生於勞生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天之所命誰能已之然樞運則不蠧水流則

不傷勞何損之有顧有所以勞其勞者勞爲役勞其勞爲主主正則百勞皆理惟理則不疲主不正則百勞皆欲欲之傷人也何有哉

火之傳薪也一然而盡火貪薪耶薪貪火耶火性烈而物性淫但相利而不知相害也情欲之於人也亦然

敬爲人德功夫靜爲收攝功夫儒言靜二氏亦言靜其所以爲靜者不同須要分曉惟敬爲無弊

惟病可以驗所養惟屬纊可以驗所學

耳目口鼻之用功同而權異權有輕重功亦隨之萬物入於目觸於心所關最大亦最先權居一飲食自外入言語自內出不節害身不慎害德皆口爲之階權居二鼻司呼吸肺臟血脉之通塞繫焉權居三耳聽則審聲察微意豁神暢有障則反是較前三者抑又次焉然有所以攬其權者心也心爲主權爲輔輔之權皆主之權也心不操其權而歸其權於耳目口鼻則將何所不至哉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釋子則祝髮無

忠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釋子則棄君親入山辭兄弟不顧父母義經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釋子則擅滅生育覆宗絕嗣是不忠不孝不弟不慈之逆種也得逃聖王之誅倖矣

慈與忍如水火之別惟聖人爲能慈故親親仁民以及於愛物仁覆天下澤流後世佛自號慈悲老自以慈爲一寶然佛於生我育我之親一切斷絕不顧其生死又何有於他人老之道德欲取周與知雄守雌窮弄捭（音擺誤捭）闔以愚天下一味自占便宜

致有申韓之慘故言天下之最忍者佛老也

人之七情所發雖與總之不越好惡兩端兩端變態不可勝窮皆一心爲之主猶之五行然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至於無極微矣微矣道心惟微得其微則所發者庶幾中節矣乎

鹵莽間斷兩者爲學之大病然未有鹵莽而不間斷者也

道無內外功亦無內外自內外分而道雜矣此正學與學之歧路不可不辨

天下惟理爲至一亦爲至常柰何有出於理之外者如五行中有辟寒之金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宮人以爲釵飾謂之辟寒金不灰之木溫泉之水寒火之火息土之土淮南子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禹乃以息土塡洪水以爲名山此何以故耶或曰理之變耳不知理無常變其常者以常爲常其變者以變爲常皆理也自百千萬以至億兆謂出於一之外可乎

天下非無難事惟有其難之心則至難者亦易矣天下非無易事惟有慢易之心則至易者亦難矣難

易在事轉移萬事之機則在心故曰危者使平易
者使傾易道也
違天者有殃背義者不祥言不祥則殃可知矣世人
不畏不義尚知畏災殃則違天之事安可爲也
昔人擬古詩歌多襲其名於原題無取如曹子建七
哀詩呂向解題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
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未詳何據王
仲宣以後亦有做七哀者亦皆隨解抒憤於七數
何拘至於四愁五噫四思七思百一等篇以及古

樂府作者擬者或同或異惟意所之古今人雅好稱述類如此聊舉一隅云耳

世儒有議論痛快辨析曲折具備者甚多卻不是自家身上體貼出來瓮信言行相顧慥慥君子之難見也

常思愚夫愚婦雖日用不知卻循蕩蕩平平的道理仁知一偏做了許多奇異見解與行庸德謹庸言意味反覺霄淵有媿於齊民多矣傳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噫盡之矣

乃火利人最大其害人亦最大仁人之澤如水義士之憤如火皆世道攸賴猶水火不可一日無若然煦煦則以無斷釀禍激昻則於俗無所容此所謂非仁之仁非義之義也噫蹈水火而死是豈水火之罪哉

庚子

古今豪傑之士毋以反狀料人而卒奇中者如孔明之料魏延王衷甫之料石勒王景略之料慕容垂張九齡之料祿山曹瑋之料元昊是皆徒察其形

哉察其心神也然能識其將然而不能使其不然皆天也天已兆而人事助之㑹待以有成雖豪傑末如之何矣噫

詳於禁忌者有法外之遺奸即讖緯術數亦間驗而不常況億逆所及尤出術數之下便謂照見禍根力去之以爲快不亦惑乎始皇以胡亡秦而築長城煬帝以李亡隋而族李渾唐太宗以安子孫而誅君羨周世宗以永國祚而殺方面大耳卒之亡秦之胡亡隋之李非其所謂胡與李也害唐之子孫

奪周之國祚非其所謂女之名男之貌也天不可測數不可逃君子惟修德保民以盡其所天永命之道焉耳

吉凶者善惡之終悔吝者善惡之始皆生乎動根乎靜者也正理欲之界也惟主靜以制動循理以防欲則有悔無吝有吉無凶

辛丑

吉凶貞勝之道微矣哉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未有不由微而著者故易言知幾書言謀始書言微幾言

罔不在物詩言不顯言有覺春秋言元禮言反本皆有見於貞勝之道而孜孜於其微者圖之是以身安德滋吉無不利其於家國天下也特舉而措之耳

昔人有云忙過一生陳江門云今人忙處古人閒二語殊有味古今人之不相及也於閒忙二字別之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則其所謂忙者亦可槩見然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其忙也乃其所以爲閒也

今人反是

心能備萬物而不可着一物目能鑑萬物而不可入一物故五官中惟目之神與心合一而心之正不正皆畢露於目雖欲掩飾亦不自由孟子以眸子觀人有以哉

人者己之對有己則有人忘己則忘人自人己分而藩籬設矣自人己角而禍患起矣乃知克己之學實入德于道之要也

余爲監司時曾會守令詢民情有應之者曰民有言

一縣中須得幾箇雷公方好以其邑多違法害民者故云然余曰察此言邑固多强禦而令或不能處分耶長民者彰善癉惡故有仁育亦有義正撫良民如春溫鋤奸民如秋肅缺一不可要之皆使其向善而不底於惡王道也今遠鄉閭閻有被勢荼毒急如水火者控之縣縣若罔聞訴之府府束高閣冤何由申憤何由洩耶民窮則呼父母甚則呼天父母既不哀憫寧不呼天而望雷公耶使民日呼雷公而不得吾屬有媿心矣古人之好察邇

言類如此

聖賢之責人也其詞綴至有以盜賊惡之者如孔子以賊夫人之子警子路以不死爲賊叩原壤以竊位罪臧文仲以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以穿窬譬色厲内荏以鄉原爲德之賊以勇而無義爲盜以慢令致期謂之賊孟子以不敬其君爲賊以非其有而取爲盜以民賊戒今之良臣以蹠徒斥孳孳爲利以賊道惡執一以穿窬類言餂之人夫此數者其情不同聖賢惡之如一律舉世尚有不覺而

冒焉爲之豈眞無良心而甘爲賊盜耶故特揭之
以爲觀人者與自修者之警

吾儒治心之要曰不憂不懼曰忘憂曰忍性異端竊
其似乃曰有一和氣湯專治一切客氣怒氣怨氣
抑鬱不平之氣甚爲神驗其方先用一箇忍字後
用一箇忘字又云有一快活無憂散亦神驗其方
除煩惱斷妄想人皆謂秘傳妙法尊信奉行至於
吾儒所習聞者反置之甚矣人情之厭常喜新也

壬寅

犯而不較猶知有犯也此顔氏之始事也若無若虛

幾於化矣

不學敵道不奮廢業不實傾基不堅喪節不容隘量不端納侮不覺售欺不密階禍不下嫉忌愼此九

者以修身治世庶矣哉

繼善成性人人所同奚嘗相近而曰近者對習相遠而言也巧言令色仁人所惡奚嘗鮮仁而曰鮮者卽衆所好而言也失所近而自遠犯所惡以投好

可哀哉所謂詞不迫而意獨至者也

五行有德有臭有色有味吾人五常之性皆秉五行之德又賴其臭色味以養生此聖愚所同者惟聖人能全之君子能具之過不及者偏之庸衆則日用而不知矣五行之秉謂何試以味論水潤下作鹹下者謙抑之象人或高亢侮慢視水不若矣則鹹宜味火炎上作苦上者高明之象人或汙濁闇昧視火不若矣則苦宜味木曲直作酸曲直者紆宛暢茂之象人或鹵莽徑情矯揉囘互視木不若矣則酸宜味金從革作辛從革者變通趨時之象

人或固執自是大化推遷莫能順應視金不若矣
則辛宜味土稼穡作甘稼穡者吾心自耕自穫自
足自得之象人或違天時拂地利失人和悖黃中
大本便與吾心樂體相離何甘之有又視土不若
矣則甘宜味夫五味日用所需亦至理所寓察之
由之及身內省庶幾五常之性觸處流行彼賢知
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其於正味何如哉故曰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橫逆之來孟氏三自反矣而又曰妄人曰禽獸夫妄

人猶人也禽獸則物而已語意似少露然禽獸觸人誰與之較者與之較是亦其類矣意在言外反觀自見此正孟氏慨切發言人欲其猛省自反不可以英氣窺之如夜氣章亦以禽獸不遠惕夜氣不存無非喫緊垂救天下後世也聖賢之用心覺民固如此

至冗至忙自有至簡至閒者在方可言養

惟靜制動惟至靜制至動動屬事而不離心靜屬心而不離事離合之幾難言哉

一代盛時表厥宅里此旌表之典所由來 國朝洪
武二十一年任亨泰及第 太祖曰新狀元得人
敕有司立坊牌以榮之故坊上特揭 聖旨二字
事載襄陽志此我朝天下建坊之始濫觴日流甲
第日盛相沿一科一坊市廛幾何容如比櫛其勢
窮矣且闔閭皆民居妨害不少邇年 奏允無得
狥情再建惟聽自用坊牌銀登之本宅其慮深乎
先天而天弗違一句眞造化之樞紐事物之權輿範
圍曲成保邦制治皆從此出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卽老彭所以養身孫吳所以治兵亦竊此緒餘各
爲妙用理之同異未暇論也
爲政以德盡之矣何事於禮齊之也又何事於政刑
輔之也苟離德以爲禮虛器耳離德以爲政刑文
法耳治天下者審所尚審以此也猶之衞生然治
本爲主治標佐之標之變態何限或補或攻百味
隨証以爲劑惟返其本而已矣
談理難談兵尤難以利害言也談兵難談理尤難以
精麁言也要之兵法卽理也理之等級分數秩然

不素節兵也惟善理者爲能善兵

孫吳之法戰陣者所不廢然兵以衛民戢亂則止非必欲爭地爭城以立威於天下故子貢之使於孔子也惟取其存魯不取其亡吳

古者尊行稱人以名交游稱以字亦有稱名者如李詩稱杜直曰甫杜詩稱李直曰白至於稱號則輓近世盛矣又有稱號之中而加以翁遇行以爲常雖賢者不免焉抑有甚者稱元輔不以號不以翁而以邑若嚴分宜徐華亭張江陵之類不知丙魏

房杜韓范富歐當時所稱若何世俗好談江河愈
下士夫㸦煩㴱不覺也况輿地圖邑名重出者不
少寧國府平陽府台州府夔州府皆有太平縣保
定府杭州府建昌府濟南府皆有新城縣各重名
者凡四汾州府桂林府黎平府皆有永寧州南昌
府臨安府慶陽府皆有寧州順天府永州府肇慶
府皆有東安縣保定府廣州府河南府皆有新安
縣大名府河南府吉安府皆有永寧縣太原府汾
州府長沙府皆有寧鄉縣鳳陽府重慶府楚雄府

皆有定遠縣寶慶府重慶府廣州府皆有新寧縣贛州府敘州府惠州府皆有長寧縣各重名者凡三共一名兩見者鄭吏侯數如松江有華亭平凉亦有華亭彼若以邑稱將屬之南乎屬之北乎或重出之邑有兩執政同列於朝則亦將以邑稱乎不以邑稱乎即前時三楊在事俗有東楊西楊南楊之號猶不以邑名奈何陂陀至此吾聞以謚易名者矣未聞以邑易名者也即稱謂之間亦可發世道一慨

世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隱惡揚善宜亦聖心所同
然臧文仲柄魯政上大夫也孔子於其居蔡則云
不知於其不舉柳下惠則云竊位又若不爲之隱
者蓋用人行政之得失有關宗社是是非非公議
所繫聖人安能諱之噫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聖人惟自責自修君子則家邦無怨語曰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則遠怨爲庸人言也其亦示之以遠怨
之道漸入於無怨之門所以啓人者深矣又以怨
是用希章合而觀之不念舊惡正是薄責人夷齊

以爾況閩風興起者乎

癸卯

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蓋孝弟天性也精實切近孩提之童無不知無不能者米備乃云性中只有仁義禮知曷嘗有孝弟來意固詁滯學者不以文害詞乃爲得之大抵吾性渾淪萬物皆備曰仁曰義曰孝曰弟曰忠曰恕曰誠曰明曰中曰和種種立名亦各隨其所存所發強爲之名耳會而通之其理一也

佞聖人之所惡固聖人之所疾夫辨多佞愚多固質
之偏也佞之不能爲固猶固之不能爲佞情之反
也然佞之害道也十九固之害道也十一使智而
不繫執而能通豈非聖人之所取乎不然與其佞
也寧固

夫子曰莫我知也夫非慨吾道之不行也恐及門之
徒不知下學上達之旨或有怨天尤人馳心於外
則吾道之不傳可憂矣故於子貢發之所以進之
也賜也性與天道之歎其聞此而有悟乎

魯論二十篇乃聖賢授受正脉觀其首章便言學次章便言仁便言鮮仁則聖門之所急急者可知矣

孟子作七篇亦有結構蓋其所學在仁義故於首章發之其所志在繼孔子之道故於末章發之非偶述也

中庸闡性道教之秘費隱天人包羅萬化其旨遠其言淵微亦有似易經繫辭者蓋發其家傳實藏以示後世而書中以天始以天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天不喪斯文必有所屬思深而慮切矣子朱子

謂憂道之失其傳而作豈其然乎

先儒謂大學一書爲入德之門以其綱領條目具備無論賢智愚不肖皆可守而循之今觀所言身心意知天下國家有倫有要推之則愈廣而愈遠斂之則愈約而愈近皆是中庸之理不可須臾離者但大學臚列其規模中庸鋪發其精蘊非有二致也友人唐仁卿直信大學亦子思所述以爲决千古之疑而又有疏進古大學本蒙　旨留覽可爲斯文一快

潘游居仁卿名介元　修身不愧屋漏造詣邃深辨論理學眞切懇到臨終仍在書齋著述無病無私語端坐而逝粵東諸先達自陳白沙之後未可多得者也

人但知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不知兵猶水也惟至柔故至剛試觀之水性坎則止滿則流有隄則退有隙則乘時而銀浪滔天奔駛萬里時而淵澄一鑑凝寂天雲通變神化莫測其端倪其於方圓曲直之象仁智信勇嚴之理無一不備故能知水者

乃能知兵

兵擅五行之權何者非金何者非木或爲水陣或爲火陣或爲飛砂走石之陣皆借造化之力以爲力也然而變態無端運用無迹芻狗不可復陳蓍疑不可嘗試違者逆天驕者貪天戒之哉

謂兵爲凶器戰爲危事則可謂爲詭道則不可詭者孫呉之謀五伯之業也若三代聖賢之撥亂誅暴我朝　聖祖之洌掃胡塵皆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故曰時雨曰天兵曰神武曰仁義之師

人物之所以別在心之邪正草木之心向下鳥獸之心橫惟人之心中正而直故賦稟有靈蠢偏全之不同俗傳老狐拜月欲盜月之精非拜月也狐之善壽者鍊習化形之術以橫學直心能直則人橫則猶獸耳故於月影之下自行自照然行未幾而前足慨仆有類於拜然吾聞之養生家云噫獸且學人而人反不能善事其心以成其人哀哉

天下有不可廢之法有不可犯之禁亦有不容已之情法禁之所以不行者情爲之累也不及者溺焉

過者矯焉皆失厥中如治平何故聖王以人情爲
田以紀綱法度爲政背馳之矣

一元二曜三才四象五運六氣七星八風九河十洲
此天地自然之數見於法象者也一君二民三綱
四教五禮六樂七伐八政九經十翼此人事相符
之數見於典則者也數存則理存有理即有數離
之失體乖之失用合之以垂教而啓天下萬世之
迷途者其易乎

五行惟土爲大惟土爲尊惟土爲生長收藏之府凡

木火金水之所變化者皆土成其終成其始土之功用盛矣哉

凡醉後之言夢中之語將沒之囑此皆吐露真情無能矯飾者其人之邪正即於此可觀君子之修身養性亦於安樂夢寐生死之間驗之

一則純二則雜純則天雜則人顏氏之不遷不貳其惟精惟一之功乎

陽明先生言良知不言良能或以偏病之其流之弊只說本體不言功夫又至於說光景弄精神甚有

爲佛氏見解病之者愈多矣此皆其徒之過也先生特誘人意切恐其以難自沮故指捷要路途示之孰知其弊一至此哉是以聖賢立敎引而不發循循然中道示之鵠使能者決拾有以夫

第嘗有言人之病在乎好譚其所長長於功名者輒夸功名長於文章者輒夸文章長於遊歷者輒夸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輒夸其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此言爲吾輩士大夫之通病況本無所長而妄自夸詡者尤

可捧腹

人生科第進發惟所遇設施惟所養而年之盛衰不與焉世或以少齡自艷以景暮自嗟非有志之上也

讀詩則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識之小也讀易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之大也讀會論則默而識之讀繫辭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識之極功也

上天之載以至贊之中庸之德亦以至贊之通乎此可語下學上達之旨

小者大之宗靜者動之母默者語之端無爲者有爲
之本佛老竊其偏吾儒會其全

以節尙天下未若以量容天下以量容天下未若以
善養天下高與容大小之分也養則大而化之矣

不以得民爲本者不可以語王道不以有孚惠心者
不可以語得民夫民心默而神者也惟有實政實
澤方能惠心安可以聲音笑貌得之哉

曰鬼神爲德之盛曰故至誠如神曰敬鬼神而遠之
曰致孝乎鬼神夫子何嘗不語神哉所不語者神怪

異之神仙怪之類也所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是
將亡聽於神是也邪道也若造化之鬼神則伸
無迹妙萬物而不遺天地之所以生成人物之所
以變化孰能外之是中庸之道也正道也語不能
顯默不能藏又安可以口胳求乎

尨言卷之四終